

附录：从孙中山北上到奉安大典

蔡鸿源 孙必有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即决定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事。二十七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等云：“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准鉴及。孙文。感。”^①又致电段祺瑞亦告之“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②。冯玉祥等接电后，立即复电，请中山先生早日北上，指示建国方略：“感电敬悉。辛亥革命未竟全功以致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友军戡定首都。此役既平，一切建国方略，尚赖指挥，望速命驾北来，俾亲教诲，同深企盼。”^③并派马伯援为代表，持亲笔信前往欢迎：“爰于十月二十三日班师回京，并联合所属部队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为民效用，先生党国伟人，革命先进，务祈即日北上，指导一切。除请马伯援为代表欢迎，晋谒面陈外，特备此缄，以表微忱！”

自一九二三年十月曹锟贿选为“总统”，段祺瑞、张作霖即与广

① 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②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

③ 《逸经》第十六期。

州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信使往来不绝，相约为攻守同盟，共倒曹吴。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直奉战争发生后，中山乃移大本营于韶关，督师北伐，以与段、张相呼应。时段祺瑞特派代表许世英南下，洽商南北一致进行计划，并欢迎中山先生北上共定国是。许世英由天津而上海而香港，于是月二十八日抵广州，中山先生曾派吴铁城、杨虎到香港迎候，复命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伍朝枢等与许世英先行商谈。

十月四日，许世英应电召赴韶关，由刘成禺陪行，中山在大本营接见，晤谈甚欢。许世英以完成任务仍经香港北返复命。其经过在刘成禺所写《先总理归德录》中叙述较详：“民国十二年秋八月（按：时间有误），予与许世英责段（祺瑞）、黎（元洪）南北洋大吏，江淮巡阅使延先生（指孙中山）莅北京解决国是。鄂巡阅使萧耀南则暗迎先生莅鄂建设建国政府。抵韶关，在总统（理）办公室开大会，出席者鲍罗廷、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谭延闿、吴铁城、郭泰祺、卢师谛、许世英、刘成禺。……先生乃命汉民起电稿，致电段曰：‘国以内，兄主之；国以外，弟主之。在天津候弟到，同入北京，商定国基’^①云云。”

当许世英韶关晤孙中山前后，广州正发生严重的商团事变，迨事变敉平，中山先生始于十月二十九日回抵广州。十月三十日，在大元帅府开会议论应付北方时局的方针及办法。十一月一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再次电请孙中山入京。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建议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下，为了迅速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和“拿革命主义去宣传”，毅然决定离粤北上。十一月四日，一方面分别电复冯玉祥等，告以部署军事后即可北上；一方面令胡

^①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国史馆馆刊》创刊号。

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谭延闿全权负责所有大本营北伐事宜，“北伐各军概归节制调遣”。同时，为北上发布通告军民令，指出：北京政变，“连日迭接奉天张总司令捷电暨北京冯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孙岳诸将领来电，知曹吴所凭藉武力摧残殆尽……莫不欣慰。此时，余孽未靖，固当悉予扫除，而根本之图，尤在速谋统一，以从事建设，庶几分崩离析之局，得以收拾，长治久安之策，得以实施”。因此“决定即日北上，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①。十日，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北伐宣言》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革命精神，强调指出：“对外要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使国家独立自由可保；对内要消灭军阀势力，使民治之基础莫能动摇。”实现的关键在于人民掌握武装，并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和建设”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北上宣言》表达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十月十二日，广州九十六工团欢送孙中山北上，并赠送刻有“定鼎中原”四字的银鼎一座。十三日，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自广州起程赴香港，苏联兵舰“波罗斯基”号沿途护送，道经黄埔时，对陆军军官学校作最后之视察。十四日抵香港，换乘日本邮船“春阳丸”赴上海，随行人员有汪精卫、邵元冲、黄昌谷、陈友仁、韦玉、朱和中、李烈钧、喻毓西、邓彦华、赵超、黄惠龙、马湘、吴稚觉、马超俊、吴一飞、罗宗孟、陈剑如、张乃恭等十余人。十七日抵上海，受到于右任、石青阳、戴传贤、杨庶堪、居正、宋子文、蒋作宾及段祺瑞代表光云锦、冯玉祥代表马伯援、齐燮元代表凌铁庵等以及群众万余人的热烈欢迎。中山

① 《申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国父全集》第四册。

先生及夫人宋庆龄登岸后即乘汽车径至法租界莫利爱路寓所，法捕房派武装巡捕在四周守护。十九日中山先生于寓所对上海新闻记者发表演说，再次指出，这次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用全国已成的团体做基础，派出代表来共同组织国民会议，在会议席上公开解决全国大事。

此时由于津浦路受军事影响，交通梗阻，不得已绕道赴津，乃于二十一日乘日轮“上海丸”赴日。中山先生指定戴传贤、李烈钧、耿毅、俞应麓、黄惠龙、马湘、黄昌谷数人随行，其余人员分别乘轮取道而行，以天津为集合地点。二十三日，抵长崎，未泊岸。次日抵神户，中日人士前来欢迎的人甚多。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登岸后寓神户东方饭店，并接见日本各报记者发表演说，表示希望早日实现和平统一的主张，再次说明：“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并坚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来解决全国一切大事”。

在孙中山北上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发起了一个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各地区、各阶层纷纷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积极展开斗争，为孙中山北上作后盾。但在孙中山北上途中，段祺瑞迫不及待于先二日入京，成立了临时执政府，就任临时执政，任命了各部总长，并决定召开“善后会议”。对于段所召开的这种“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革命派以及广大群众一致表示坚决反对。三十日孙中山乘“北岭丸”轮离神户赴天津，十二月四日抵大沽口，天气甚寒冷！此时随从人员自上海分途者已先后到达天津。汪精卫、孙科、马超俊等乘轮登舟迎谒，并报告京津各方情况。正午，船泊天津法租界利昌码头，受到段祺瑞代表许世英、吴光新，国民一、二、三军代表徐谦、焦易堂、王法勤，张作霖代表叶恭绰、杨毓珣，黎元

洪代表李根源、熊少豪，北京各团体代表蒋梦麟，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以及各方代表民众不下二万多人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及随从人员登岸与欢迎者一一握手，旋乘马车到日租界张园行馆。三时多前往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答谢其欢迎之意。至于孙中山与张作霖晤谈情形，据《叶恭绰年谱》记载：“总理抵津之日，访张于其寓邸，时在座者有张学良、杨宇霆、吴光新及先生（按：指叶恭绰）等五人，寒暄方毕，张即起言：‘孙先生，我系粗人，今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虽流血所不辞。’云云。其言是显豁，可知其因出于诚意者也。然段派闻之颇不怿，因是影响及于孙、段之合作。”

张作霖与中山晤后，又尝告汪精卫说：“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的缘故。你可否请先生放弃他联俄的主张，我张作霖包管叫各国公使都要和孙先生要好的。”^①

孙中山抵天津时，由于旅途疲劳，风寒屡侵，体力已感不支，仍力疾访问张作霖，谈话二小时后，返抵张园行馆，寒热遽作，而肝胃病相继引发，乃急延德医施密德诊治。初以为一时感冒，故一切演讲、集会等事暂行谢绝，以期休养。越四日，疾稍愈，即定十二月二十二日入京。乃十八日段祺瑞代表许世英、叶恭绰来谒，致竭诚欢迎晋京之意，并报告北京近况。中山先生闻知段执政府对驻京公团有“外崇国信”的保证，意即表示尊重不平等条约，极感不快。厉声曰：“我在外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

^① 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何还来欢迎我呢？”许世英、叶恭绰遂无言而退。中山先生经此感情激动后，肝痛转剧，展缓行期。到二十八日，病稍痊，段祺瑞又来电相邀，略说时局未定，庶政待商，祈速驾以慰众望。中山先生乃复电准于三十一日到京。在北京正阳门车站，受到北京各界代表和群众十万人的热烈欢迎，中山在车站发表了书面的入京宣言：“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事为救国”，“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由于生病，中山仅颌首答谢。下车后径至北京饭店下榻，而其随员则寓居铁狮子胡同前国务总理顾维钧住宅。

二

中山入北京饭店后即请协和医院医生狄博尔及克礼二人与德医施密德会诊，断定为最烈肝病。元月二十六日，病势加重，入协和医院施治，由该院外科主任邰乐尔医师施行解剖手术，助手为该院院长刘瑞恒。由于悉心搜索，始见其肝部坚硬如木，生有恶瘤，遂妥为洗涤，并割其外皮，详加试验，确诊为肝癌。施行手术时，仅汪精卫、陈友仁、孔祥熙进室远视，宋庆龄只在邻室静候消息。二月六日，开始用镭锭治疗。九日，邹鲁奉广州大元帅府之命，来京侍候。十八日，由于镭锭治疗无效，从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改聘中医疗治。二十四日午后三点，孙科、汪精卫等在病榻前听中山先生口授遗嘱和家事遗嘱，以及致苏联遗书。遗嘱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强调“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在致苏联遗书中写道：“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

的心念，此时转向于您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而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同时，要求宋庆龄代替他访问莫斯科以实现未遂愿望。

三月十一日晨一时，召宋庆龄、孙科、邵元冲、汪精卫、黄昌谷、于右任等到榻曰：“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为痼疾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惜，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矣！”语毕令将二月二十四日口授的遗嘱进呈，由宋庆龄扶腕用钢笔亲自签字，既而呼：“和平！奋斗！救中国！”并告诉夫人宋庆龄愿如其友人列宁保存遗体，且愿葬于南京紫金山。十二日九时三十分，中华民国开国伟人孙中山先生溘然与世长辞。

当孙中山逝世时，段祺瑞方出席国务会议，闻报立命散会，停止办公，下半旗志哀，并下令说：“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倡导和平，肇我华夏。辛亥之役，成功不居，仍于国计民生，悉心擘划，宏谟毅力，薄海同钦。……所有饰终典礼，著内务部详加拟议，务极优隆。……此令。”当晚即组织治丧办事处。

十五日由协和医院医师对中山遗体施行手术后，上午十时遂举行小殓，遵中华民国礼制，身着大礼服，戴礼帽，足穿皮鞋，由马超俊将遗体舁入棺内。棺作椭圆形，上方用玻璃为盖，俾众于吊唁时仍得瞻仰，十一时殓毕。家属及侍从齐向灵榇行礼乃退。

北京治丧处决定十八日大殓后，其灵柩自协和医院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安放（即今中山公园）。移灵礼仪非常隆重，鸣礼炮

三十三响志哀，并决定自二十日起，安灵三天，布置一切，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正式受吊。二十四日上午十时，由宋庆龄率家属先行致祭，嗣后来宾按次入内行礼。下午三时本为北京政府执政段祺瑞率同全体阁员亲临吊奠，临时托词足疾中止，改由内务总长龚心湛代祭。二十五日为驻京外交团致祭。二十六日为各大中小学公祭之期，人数在万人以上。自二十七日至四月一日，公园开放，任由民众入内致祭。总计前后到中山灵前致祭的北京各界人民和外国友人有七十四万余人，收到花圈七百余个，挽联五万九千多副，横幅五万余件，亦是空前未有之盛况。

中山先生的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无限悲痛和深切哀悼。各地均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和群众性追悼活动，形成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政治宣传运动。中国共产党为哀悼孙中山发表了《告中国民众》书，指出：“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决不会随着孙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号召全国人民“加倍努力，一方面猛烈的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次运动的进攻，一方面保卫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广东”。苏联共产党不仅于三月十三日发来“相信孙中山的伟大事业将永存，孙中山的事业将永远铭记在中国工人、农民的心里，永远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心惊胆寒”的唁电，而且苏联政府特别专员多米诺将赠与孙中山先生玻璃棺于三月三十日下午运抵北京，并寄有苏共中委会致家属唁函一件。

因家属及治丧处急图南下选择墓地，遂决定四月二日先奉灵榇权厝于西山之碧云寺之石室。届期，奉灵礼甚隆，沿途肃立敬礼者甚众。在下午四时二十五分，遗榇将达碧云寺，有香山幼稚院男女学生千多人，清华童子军一大队，中法学校全体学生肃立

道旁敬礼。及抵碧云寺门口，有牌楼一座，横额为“天下为公”四字，左联为“人群进化”，右联为“世界大同”。至二重门，有牌楼一座，横额为“中法大学敬奠中山先生”，联为“赤手创共和，生死不渝三主义；大名垂宇宙，英灵常耀两香山”。中山先生灵榇权厝之地在寺内第十一级之最高峰。此乃一院塔，塔高四丈许，围以白石，而空其中。又有石龛，高二尺三寸，左右石级可登塔顶，俯视北京，全城在望，颇具壮观。龛内有长联，联云：“功高华盛顿，识迈马克斯，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骨埋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六柱，永留浩气在人间。”五时三十分，遂行公祭，奏乐、读祭文、行礼后，权厝之礼告成，并决定派马湘等七人常驻碧云寺护灵，宋庆龄等人则南返。

三

治丧既毕，即对中山先生安葬事宜进行筹备。四月四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委任汪精卫、张人杰、林森、于右任、戴季陶、杨庶堪、邵力子、宋子文、孔祥熙、叶楚伧、林焕廷、陈去病等十二人为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十八日即设筹备处于上海，着手办理，并由筹委会指定孙科为家属代表，由杨铨任主任干事。第一次筹备会议议决葬事筹备程序为：决定墓地，测量墓地，交涉圈拨墓地，征求陵墓图案，决定陵园图案与建筑师，投标征求陵园建筑包工，陵园建筑开工等项。

根据中山先生遗愿，经筹备委员会及家属迭次勘察，择定南京城外紫金山南坡之中茅山向阳之地为墓地，此距明孝陵之东约三里，形势甚佳，并推定由林森、邓泽如勘定建筑陵墓地点。乃向北京内务部及江苏省署交涉圈地。中山葬事筹委会原想要求将

紫金山全部尽定为中山先生纪念园林，以备造成一个规模宏大的纪念森林，嗣以范围过广，恐不易成功，乃缩小圈地范围，西至明孝陵，东至灵谷寺，南至钟汤路，北至山巅，纵横各占一万二千余亩，经函准北京内务部备案，并委托江苏陆军测量局测绘地图。在着手圈地时，江苏省长郑谦，忽以范围太大，恐引起地方人士反对为词，请内务部于指定范围中再行缩小。交涉结果，乃分两步走，以经内务部备案之界为未来造林地点，定为纪念森林界；现在所圈用之地，宜为陵园界，比原定范围减少六千亩。其地分为三种，一为官荒，完全属于国有，不须补价；二为公地，属于地方政府或团体所有，如江苏第一造林场及义农会等皆是，亦不须补价，但柴草利益仍归原机关所有；三为民地，须补价收买，其未经垦者每亩值三数元，已垦者十至二十元，属于此项民地，约一千二百亩，约值二万元。墓地圈定后，即为悬赏征求陵墓建筑图案。

征求陵墓图案，其期限原定自六月起到八月止，嗣又展期至九月十五日截止。结果应征陵墓图案三十余种。经宋庆龄、孙科及筹委，并延聘德建筑师朴士、专家王震南、凌鸿勋、李金发等详加评价，结果得奖者三名，均中国人。首奖吕彦直，次奖范文照，三奖杨锡宗。决定采用首奖图案。该图案式样采古制，以坚朴为主，墓与祭堂相连，墓为穹窿式，祭堂在墓之前，堂前为石阶，阶两旁有大空地，足站立五万人，陵墓形势，鸟瞰若木铎形^①。所以，吕彦直所绘的陵墓图案，“完全融合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精神，特创新格，别具匠心，庄严俭朴，实为惨澹经营之作，墓地全局，造成一警钟形，寓意深远”^②。吕当时远在美国求学，他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录》。

② 《总理奉安实录》。

把设计图样寄回国参加中山陵设计图样的比赛，等到他的设计图样入选后，十月初即被聘为建筑师亲自回到南京来主持建筑详图及监督工程的进行。十二月一日布告陵墓工程投标，应征者七家，后与姚新记营造厂签定承包合同，限于十四个半月竣工，逾期每天处罚五十两。至于陵墓必备之一切铭传记等文，筹委会推定吴稚晖、张静江、汪精卫、胡汉民担任拟撰，并推谭延闿、于右任、张静江担任书写。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五日，开始测量地势，开山炸石，正式兴工。三月十二日逝世一周年时，在下午二时举行中山陵墓奠基典礼，参加者计有宋庆龄、孙科及全国各地代表近万人，由邓泽如主礼，基石刻有“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二日中国国民党为总理孙先生陵墓行奠基礼”字样。由于南京处在军阀孙传芳统治区域内，工程未能照原计划实现。

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南京，国民政府定都于此后，建筑工程渐形迅速，中山葬事筹备处也由上海迁到南京，由夏光宇继杨铨任主任干事。九月十八日，中山葬事筹委会改组，委员有胡汉民、蒋介石、张人杰、谭延闿等十九人。十月，将紫金山四周界限延长四十多里之地，划入中山陵园范围。

一九二八年九月，国民政府议决暂借华侨飞机捐款一百五十万元，作为修筑南京中山路之用。全线由下关江口至中山门，全长一万二千米，阔四十米，由市政府（刘纪文市长）负责修筑；由中山门外直到中山陵长六千米的马路，归筹备处修筑。共计洋一百二十八万元。十一月八日，国民党中央议决中山先生奉安办法，派吴铁城代表中执会会同林森、郑洪年赴平，迎榇南下安葬。九日，国民政府令以翌年三月十二日为灵榇奉安之期。二十日，吴

铁城等首途北上，二十三日抵平，所携美制铜棺即由李荣迎赴碧云寺。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国国民党总理奉安委员会成立，以国民政府委员、各部部长、参军长、葬事常委及南京特别市长为委员，蒋介石任主任委员，孔祥熙任办事处总干事，下设九组：（一）总务组为参军长何成濬；（二）文书组为文官长古应芬；（三）财务组为财政部长宋子文；（四）布置组为南京市长刘纪文；（五）警卫组为军政部长冯玉祥；（六）典礼组为内政部长赵戴文；（七）招待组为外交部长王正廷；（八）交通组为铁道部长孙科；（九）卫生组为卫生部长薛笃弼。原计划三月十二日为奉安日期，因迎榇大道工程赶不及，遂改为六月一日。四月十七日，奉安委员会指定何应钦为奉安典礼总指挥，孔祥熙、赵戴文、鹿钟麟等为指挥。二十四日奉安委员会决议，自北平灵榇奉移之日起，至奉安之日止（即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为全国哀悼；又决议：由阎锡山、方振武、陈调元、陈绍宽及首都卫戍司令分段担任警卫。五月十二日，孙科偕夫人陈淑英等亲属沿津浦线先行北上迎榇，十四日抵平，与郑洪年、吴铁城同往西山灵前展谒。中山遗体容颜不改，衣履如新。

宋庆龄自一九二七年秋武汉反共后即与陈友仁等经海参崴旅居莫斯科，至是她由柏林取道西伯利亚经哈尔滨赴平，参加移榇典礼，于五月十八日抵平，径赴碧云寺哭灵。二十一日改派朱培德为奉安指挥。二十二日晨，马湘等将中山遗体恭移大殿，由协和医院医生史蒂芬及其助手和护士将遗体裹白绸并理发后，由孙科、马湘等为遗体更换内外衬衣及礼服，暨手套鞋袜。其殓服为白綾内衫裤、白丝袜、黑缎鞋，内衬白罗长衫，外加素蓝实地纱长袍，玄青素缎马褂，白丝手套。再由孙科、林森、吴铁城、马

湘等扶放入由京运来之铜棺内，棺内先铺白绸褥垫，再装白绸丝棉袋四十八叠置上下两旁，首以下盖以锦被。恭殓完毕，由孙科等率同卫士封棺，奉置祭堂，举行奉安公祭。在原停灵石塔中筑冢，并勒石曰：“孙中山先生衣冠冢”，以留纪念。

孙中山先生遗体重殓易棺后，定于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日为北平中外各界暨家属戚属祭奠之期。五月二十六日上午一时，自碧云寺移灵南下，先由孙夫人宋庆龄、子科、媳陈淑英、孙男治平、治强、孙女穗英、穗华、女琬、婿戴恩赛、侄孙满、内弟宋子良、子安、媳父陈秋光偕妻及其子铁珊偕妻萧氏等，举行祭奠礼，继由国民政府特派迎榇专员林森等举行祭告及奉移礼，并鸣礼炮一百零一响。礼毕，令杠夫二十四人移灵，灵榇加盖小棺罩，上覆国旗，由郑洪年前导，余在两旁扶送，家属随后，马湘率卫士前后护卫。最前行为骑兵带队官，乘黑马执开道旗开道，次为骑二人，乘黑马执国民党党旗随进，次为前导骑兵一队，乘黑马、执长矛，次为军乐队奏哀乐；次为香山慈幼院男女学生六百人，手持奉移灵榇素纱灯，排列进行。次为遗像亭，亭用蓝白绸结彩，中竖孙中山遗像，高三尺，像前置宋庆龄花圈，由杠夫二十人肩行。次为提炉二十对，热沉檀，左右行。次为护灵步兵二连，荷枪拱卫，中为灵榇，后为护灵步兵二连，再后为家属及送殡者，最后为骑兵队。

二时半，灵榇出碧云寺大门，改用杠夫三十二名。五时正至玉泉山，东方微明。六时半抵万寿山，晨光熹微。地势逐渐开展，灵榇改以大杠六十四人行走，并换用大棺罩，罩为蓝缎，四周绣白日徽，四角白金云，头顶为大圆珠，亦白金色。下午三时一刻抵东车站，奉上灵车辆，由迎榇专员等推进灵车，家属随人肃立奏哀乐，行默哀礼，鸣礼炮一百零一响。沿途瞻仰观众达三十万

人，灵榇所经之处，民众俱脱帽俯首肃立，以表哀敬。

灵车于四时三十五分开始移动，与迎榇专员办公车共挂车十五节，除宋庆龄等分乘灵车前后的花车外，其附列车到南京者，有故旧和各地代表二百余。灵车沿途经天津、沧州、济南、泰安、兗州、临城、徐州、固镇等站，俱设祭致奠。

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分，灵车安抵蚌埠车站。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财政部长宋子文，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唐生智由南京来迎。车抵站时，即登车莅灵前行礼致敬，并慰问孙夫人。同时，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及省府全体委员等到站恭祭。车停约五十分钟，由蒋介石专车先导，灵车继续开行。

是日上午十时正，灵车安抵浦口车站时，军乐大作，沿站布置牌楼素彩，壮丽肃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特任以上文武官吏及葬事筹备各委员，晨八时在下关齐集，八时半渡江至车站迎候，一律身着蓝袍黑马褂白帽黑履黑袜，极为整齐严肃。是时哀乐齐奏，狮子山炮台鸣礼炮一百零一响致敬，礼毕。移灵榇上“威胜”军舰渡江。十二时许，舰抵中山码头，长江上中外各舰均下半旗，鸣礼炮。奉安总干事孔祥熙率杠夫三十二名登舰，启用小杠将灵榇移于陆上。孙夫人宋庆龄衣玄服覆玄纱，面呈哀容随灵后，孙科及家属迎榇人员络绎谨随。将灵榇移上特备汽车，覆以党国旗及鲜花，由军乐队前导，孔祥熙乘马指挥行进。自蒋介石以次均以序执绋，绋以黑白布交互成长条，执绋者均以一手扶之。灵车后为家属女眷车，宋庆龄为一辆，其弟宋子良、子安同座，其后为宋美龄、宋霭龄、何香凝等。马路两旁观礼民众逾万人，俱肃立致敬，秩序井然。

下午三时一刻，灵车到湖南路国民党中央党部。自门外以达礼堂，覆以蓝布，门首树立彩坊及国民党旗。礼堂内铺以绿色地

毯，花香满地，上悬匾额“精神不死”四字，左右陈盘花无数。杠夫三十二名移灵榇下车，徐入礼堂，孔祥熙执旗前导，家属亲故、中执监委、国民政府委员均分列左右肃立，举行停灵礼，由蒋介石主祭，献花上香，行礼默哀如仪。自是日下午四时起，迄六月一日上午四时，由中委、各特任官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邵力子、何香凝、宋子文、张人杰、唐生智、蔡元培、于右任、李煜瀛等六十六人，每夕轮流守灵，三人为一班，每班四小时，并规定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日为公祭时间。第一日公祭先为中执监委及其全体职员，由胡汉民主祭；次为国民政府委员及全体职员，由蒋介石主祭；再次为各部院、各省党部、特别市党部、各师旅、各司令部、各舰队长、航空队代表敬祭，并由主祭者引导瞻仰遗体而退。第二日公祭，由海外各地华侨代表、国内各少数民族代表、工农学兵代表等敬祭。第三日公祭，由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和外宾、外侨以及外国新闻记者和亲朋故旧等代表分别致祭。公祭后，乃于六日下午六时举行封棺典礼。由典礼指挥席楚霖宣赞。宋庆龄及其亲属故旧，由蒋介石恭领诣灵前作最后瞻仰中山遗容后，将铜棺安盖，依次退，礼告成。

昔日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的汪精卫、邹鲁、覃振、谢持、冯玉祥、薛笃弼、柏文蔚、居正、许崇智、熊克武、陈树人、王法勤、鹿钟麟、黄绍竑、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李烈钧等，由于“政见不合”，均未参加奉安大典，躬亲奠祭。于右任、柳亚子等因病也无法亲奠。

六月一日，为中山先生奉安之期。奉安委员会特备的移灵榇汽车停于国民党中央党部二门院内，总指挥朱培德、总干事孔祥熙及各组主任均到场指挥。计自二时起，沿中山路左右民众参观，道途拥塞。三时二十分，孙中山的家属亲故宋庆龄、孙科夫妇子

女、蒋介石夫妇、宋子文夫妇、宋霭龄、朱执信夫人杨道仪、唐绍仪、头山满、犬养毅、梅屋庄吉以及全体中委、国府委员、葬事筹委暨美英等十八国专使等陆续莅止。四时举行起灵典礼，送葬人员悉入灵堂依次排列，各国专使则退至前院肃立恭候。起灵典礼由胡汉民主祭，礼毕即由家属亲故等恭扶灵榇。总干事孔祥熙执旗前导。四时一刻狮子山炮台开始鸣礼炮一百零一响，灵榇移出祭堂，越大门降台阶，旋扶登上汽车。车之四周遍扎白彩球，上覆党国旗，备极庄严。灵榇扶上汽车后，家属亲故暨各委员、各国专使等即加入第七行列，分别执绋。左行执绋者为孙科及其家属及蒋介石、各国专使、中委、国府委员、特任官等；右行执绋者为戴恩赛、宋子文、专使及外宾、迎榇专员、葬事筹委、中山先生故旧等。宋庆龄、孙科夫人陈淑英、戴恩赛夫人孙琬、廖仲恺夫人何香凝、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孔祥熙夫人宋霭龄、陈英士夫人姚文英、朱执信夫人杨道仪及其余女眷等，在特备玄色布幔内步行，出中央党部大门，即分乘马车十辆随灵护送。四时二十五分，号兵发启行号，灵车开始启行。护灵团军校学生二百余，全副武装分列两行随行，铁甲车及骑兵连开道，送殡各机关团体分为十行列，在事先指定地点集合，依次徐徐前行，由朱培德任总指挥，并由姚琮、谷正伦、褚民谊、张治中分任各有关行列指挥。灵车自中央党部启行后，至陵墓二十里间，沿途瞻仰人数在五十万以上。八时，各行列先后到达紫金山麓，由纠察员引导了所定路线，至指定的石阶两旁广场肃立，左为各机关各团体各省市党部等代表，右为军官团、教导队、马队、陆战队等，极为庄严美观。此时，奉安筹委遂将灵舆置于石阶前广场上守候。舆系亭子式，用蓝绸裹扎，四角悬以白绸彩珠，杠夫一百零八名，分两旁肃立。九时五分，遗像亭舁到亭前，全体送葬人员均脱帽肃

立致敬。

九时二十分，灵车缓缓开到，停于灵輿前，家属马车亦随灵车后莅止，各家属一律下车，进玄色布幔中肃立于灵榇之侧。九时三十分，执绋人员恭候灵榇降车换杠，由孔祥熙、吴铁城、郑洪年等率杠夫十人趋前，将灵榇恭移上杠，九点三刻起杠，步石级前进，车队奏哀乐前导。宋庆龄率领家属戚属在布幔内步行随护，执绋人员则在两旁恭扶前进。十时八分，灵榇至祭堂前平台稍候，杠夫换小杠，宣赞员宣赞。执绋人员恭扶灵榇进入祭堂中央，分列两旁肃立。十时一刻，举行奉安典礼。主祭典礼次序：（一）就位；（二）肃立；（三）奏哀乐；（四）行三鞠躬礼；（五）献花圈；（六）读诔文；（七）家属和送葬人员分左右移灵榇进墓门；（八）奏哀乐；（九）全体默哀；（十）敬谨奉安。蒋介石主祭，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传贤、蔡元培陪祭，行礼如仪。其诔文中有：“石城虎踞，钟阜龙蟠，山陵习习，窀穸斯安。惟此闕宫，千秋万岁。国以永宁，生民时利。”

礼毕，由孔祥熙率领杠夫将灵榇移进墓门。家属戚属和各送葬代表随进，恭扶灵榇奉安圹内。其时鸣礼炮一百零一响，全国民众一律停止工作，默哀三分钟。至十二时止，安葬礼毕。家属及各代表相继退出，各就原位肃立。在祭堂内参加大典人员依次进墓门瞻仰，瞻仰毕，集合行鞠躬礼。奏哀乐后，由宋庆龄率领家属戚属等将墓门严扃，于是举国哀悼备极隆重之奉安大典告成。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 在中山先生身边的日子里

作者 =

页数 = 241

SS号 = 0

出版日期 =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